

28名侵华兽兵奸淫杀戮

大懺悔

富島健司的忏悔：
在刺刀威逼下调戏少女

盐田治雄的忏悔：

吃新四军女战士大腿上的肉

戦争体験語り
語り集
5月 越谷市福祉会館

横倉義郎の忏悔

用菜刀砍下中国人的头颅，饮其脑浆

山原豊の忏悔：

輪奸少女後，又將高粱杆捅進陰部

55.F06

幸太郎の忏悔：

我像疯狗似的跳上女人的身体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李 声

28 名侵华战犯奸淫杀戮

大 忤 悔

黄海舟 郭金才 编辑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石家庄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0 字数:20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7-225-01047-6/G·400 定价:8.50 元

28 名侵华战犯奸淫杀戮

大 忤 悔 〔下〕

黄海舟 郭金才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28 名侵华兽 大 忤



大忤悔之十六/4

江先光的忤悔：

他刷地抽出军刀，朝女人下腹刺去



大忤悔之十七/8

新谷幸太郎的忤悔：

我像疯狗似的跳上女人的身体



大忤悔之十八/14

山原良的忤悔：

轮奸少女后又将高粱杆捅进阴部

大忤悔之十九/18

植松蟠数的忤悔：

我的所作所为不如一只禽兽

大忤悔之二十/21

山本和雄的忤悔：

我对女英雄赵一曼用酷刑

兵奸淫杀戮

悔 [下]

大忏悔之二十一/25

盐田治雄的忏悔：

吃新四军女战士大腿上的肉

大忏悔之二十六/66

原田左中的忏悔：

我把5寸长的钉子钉进他的大腿

大忏悔之二十二/40

大坪相雄的忏悔：

用相机拍下砍头的场面

大忏悔之二十七/73

三上忠夫的忏悔：

对八个活人进行的毒气实验

大忏悔之二十三/42

横仓满等人的忏悔：

用菜刀砍下中国人的头颅，饮其脑浆

大忏悔之二十八/76

富岛健司的忏悔：

在刺刀的威逼下调戏少女

大忏悔之二十四/51

野田实的忏悔：

剖活人的肚子，砍活人的腿

大忏悔之二十五/60

伍藤五郎的忏悔：

鲜血从无头的尸体内喷出来



江先光的忏悔 大忏悔之十六

朝女 人的下腹刺去 他刷地抽出军刀，

忏悔录

“刺！”新兵被推出去了。“啊……”惨叫伴同听不懂的声音，响彻松林。眼看着那些身体被扎成蜂窝，鲜红的血顺着脚渗进了大地。坂下露出满足的笑容看着。他突然紧紧吊起嘴角，刷地抽出军刀，对准女人下腹刺去。鲜血染红了周围，松树哗哗地响着，枯叶像被敲打似的落了下来。

江先光(曹 长)

干头这个村子，是离黄龙寺东北三里左右的小山当中的一个小小村落。居民中大瓦房较多，这显示着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长江流域的丰腴和富饶。一条清彻见底的小河，在村中央潺潺流过。村人饮着这条河流的水，用水浇灌田地，勤恳劳动，友好互助地生活着。春天桃花盛开，油菜花铺满了田野，河边柳树青青的嫩枝，在微风中飘荡。夏天的梨子，秋天金黄色的蜜桔，在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但是，战争使这富饶的村子在一瞬间变成了地狱。自日军1940年占领宜昌以来，此地人们的幸福便被夺走了。“保卫村子……不许侵略者蹂躏！”村民们每人手里拿起镰刀、锄头站出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这就像从那想要侵入这个村子进行掠夺、强奸的日本兵后面插入一把刀子。他们由一条枪又变出了一条枪，两条枪变成了四条枪。就这样，以青年张子良为队长的村民们组织了游击队。我们管他们叫“土匪”，骂他们是反抗日军的“不逞之徒”。

村民组织起来有力量，不管如何突然袭击村子，村子里除了老太婆以外找不到一个人。“啊，只要他们不来，就先不要管他们，以后会自然消灭的……”军队束手无策，就这样放任不管地过了三年。但是，太平洋战争越来越不利，自瓜达卡纳尔岛陷落以后，日军逐渐活动不起来了。如今，让政府用武力威胁来随意征收的稻米、猪、蔬菜，也并不是那样很容易就能搜集上来了。因此，想要一合（日本粮食的计量单位，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米也得向农民亮出刺刀才能抢到。恐慌的澄田睐四郎师团长对各部队下了命令：“为了守住南方，就要守住华中；为了守住华中，首先就要巩固脚下的地盘。为了完成这次圣战，显示天皇的神威，就要不惜

一切手段……”

于是，军队便渡过长江，在攻占常德的名义下开始抢夺丰富的米、棉、皮革、油料等，在这同时，也开始巩固目前的地盘。

“好，干头至今还没有到手，那里一定有东西！……”过去，军队一直以消灭游击队为目标，现在的目标变成了抢夺物资。部队不分昼夜地袭击村落，过了三个月，好不容易才抢到三斗米、十几只鸡和仅仅两三头猪。田里的稻子不知不觉地被收割，地里的蔬菜，今天早晨好像施上肥，在茁壮地生长。人们究竟藏到哪儿去了？东西藏到哪儿去了？……

“这些事情光是老太婆干的吗？肯定是在哪儿藏着呢。”藤井少尉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红地生气大喊着。“喂，磨磨蹭蹭地干些什么呢？揭掉房顶，拆去墙看看。”他继续大喊着。但是越着急就越是连一只老鼠也找不到。

“好计策。好吧，用几个人去看看，他们也许觉得人少就出来了。”藤井这样想着，打算死几个士兵，便下了命令。但是，这也被游击队识破了。士兵们嘟嘟囔囔地说：“干呀干的，干些什么？让人通宵到处转悠，什么也没有。中助（日本士兵对中队长的蔑称）瞎支使人……”听到这些话，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责任。

“好，现在才是让你们看看师团组成以来我的本领的时候。”我这样想着，便和西川连哄带吓唬地仍旧让士兵夜以继日地到处搜索。那已经是10月底夜风冷飕飕的时候了。我在部队的中心地带和西川那一队会合了。

“喂，西川军曹在吗？听说已经抓到了……”我很快在围着蜡烛光蠕动的那群人中发现了西川。



“喂，是你这个小子吗？在我那里有二十六岁的女人……这次少一点……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我得意洋洋地说着。

“是吗？……你看清楚……现在我就叫这个家伙招供……”西川一边说着，一边站到倒吊在顶棚上的那个男人旁边。

“说，枪在哪儿？”西川喊着，手中的青竹在空中挥动。啪！青竹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声音。那个男人的头离地面一尺左右，乱晃动着。

“不知道……杀吧！”那个男人回答。西川喊道：“什么？就那么容易杀掉你吗？”噗——青竹打到骨头上的声音。“不知道吗？”西川接着喊道。那个男人皮肤裂开，身体像通电似的颤动着。随着低低的呻吟声，像血一样的液体从他嘴里吐了出来，顺着鼻子流进了眼里。西川又喊道：“这家伙，还说杀吗？……”啪！在青竹的鞭打下，从那个男人的背上滴滴答答地流出了血。

“下面是那个家伙。”西川说着弯下腰来，对蹲在另一边的40岁左右的农民哄劝道：

“喂，你上了岁数了，要是说了就饶了你。喂，好吗？你也有孩子和老婆吧……想想他们，不可怜吗？唉，怎么样？说吧。要是不说，可要吊到顶棚上呀。”

“唉，我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答道。嗖地像吹过了一阵冷风。

“好，不说吧。”西川眼看着变了脸，跳跃着挥起青竹砍了下去。农民不断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他的背上破了。从紫色的肉里眼看着冒出血来。他趴在地上，左右揉搓。

“哼，哼……活该。”我嘲笑地说着。

“看得出来，这个家伙特别喜欢孩子，要是慢慢地逼问，可能搞到东西……啊，等等，下一个是女人。西川，对这个家伙可要变变味道啦。”我像被惊动的野狗那样突然喊叫起来。

“实在顽固。”这些人都是拖着发肿的身体从三里地外被带回来的。此后对他们每天威胁、哄骗。有时叫来一个人，对他说，只要说了，就让他偷偷回去。但是，谁都像让针缝上嘴似的不开口。

此后几天，他们脸上的眼和鼻子都分不清了，只看到一张紫色圆肿的脸。而且他们的骨头也像破碎了，走在田间小道上常常跌倒。“人是不大容易死的呀！……”我一面惊奇地瞪大眼睛，一面像在夸耀自己的胜利似的说。登上被雨淋湿的红土山，一步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三个、四个、五个……在前头走着的是一个35岁左右的健壮男人，挺着胸膛，愤怒地耸起肩膀，每次脚在红土上一滑，身体就像被勒紧似的喘着气。他的白色贴身短衫沾着泥土，染着斑斑黑色血迹。在他后面走着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短小精悍、下巴上只长着一点胡子的农民，蓝色的上衣、裤子已经褴褛不堪。

第三个人是那个40岁左右的农民……我本认为从这个家伙身上可以搞出点什么，但是，无论怎么哄骗，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因而对他拷问得更厉害，从他的后脑部流出的血已变成黑块牢牢地粘在上面。在他后面的女人，走着走着好像就要往前倒。她本来是挺鼻梁、瓜子儿脸，现在却像戴上了日本滑稽的胖胖女人

的假面具，只是眼睛闪着黑色的光亮。在她的白色贴身短衬衣上稍微窝进褐色的线，如果不注意就看不出来。这个奇怪的行列正在登爬后山。后山是个小山冈，到处残留着一丛一丛弯曲的松树。好树全部被砍掉了，只留下一尺左右的树根。我看到一棵松树根部有一个洞穴，就命令道：“喂，叫他们逐个到这儿来。”

从现在开始，这五个人的宝贵生命，马上就要在同类的手里失去。他们像在大地上生根似的不想走了。“啊，不走了吗？”福山上等兵从后面猛地把他们一推。有个人呸的一声从干渴的喉咙中吐出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飞到福山脸上。“啊！”福山想不到竟会挨这么一下，脸色苍白了。他一面哆哆嗦嗦地抖动着手，一面用军服袖子把那东西擦到旁边的竹柏上。

“啊，大胆！畜生，干什么？”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包围上去。山田握紧拳头像野狗似的猛扑过来。我隐藏起被意外的反抗搞成的狼狈相，十分注意观察这五个人的脸色。那肿起来的眼睛和嘴，不是无所畏惧地在笑着吗？

“福山这小子干了蠢事，闹出意外的笑话。”我正在想着该如何撒气……

“喂，怎么啦？那个女人就那样吗？扒光了，扒光！”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坂下见习士官，从后面大喊道。这是个好机会，福山马上跳起来，用佩剑猛地把女人的上衣挑开，布哧哧裂开，裤子也撕开了。完全赤裸……白色肌肤上到处是一条条的花道子，鞭痕红肿着。坂下斜眼看着，又嗤嗤笑着，回头望着新兵们说道：

“刺杀是皇军的骄傲。现在开始进行活人刺杀教育。大家来到战地时间还不长，大概还没有刺杀过活人吧。好吧，谁有胆量？害怕的家伙不是日本军人！怎么样？”坂下拍着军刀的把手结结巴巴地说。新兵排成五行。坂下用目光扫视一下，看到在后面害怕得发抖的藏本就喊道：“喂，藏本，你在那儿哆嗦什么？你对这个女人进行刺杀示范。”

“嗨，教官！我的老婆在我出征的时候生病，不能干活。别的事情我都能干，就是这件事，请原谅。”藏本说道。

“什么？老婆？这不是谈论你老婆的时候！”坂下正说着，福山突然把藏本撞倒。翻倒的藏本摇摇晃晃站起来。我瞪大眼睛，反复说道：“藏本，不刺吗？你说不刺，那还是军人吗？”

“看着！不刺也得刺！刺那个！”一个老兵抢先走近。坂下急忙大声喊道：“这小子，用两手刺！”这时，藏本哆哆嗦嗦地抖动着身体，挣开猛扑上来的班长的手，“呜哇……”一边发出连哭都哭不出来时的声音，一边别过脸去，刺向了另一个男人。

“唔……”那个男人低沉呻吟的同时，胸口刷地鲜血四溅。刺中了。因为出其不意，大家的心一起突突跳动起来。

面对眼前的我们，五个人嘴里同时发出压抑的叫声：“鬼子！”“打死！”看到血而疯狂起来的坂下和我也大声喊道：“刺呀！刺呀！”

但是，越是大声喊叫，新兵就越往后退。藏本干脆在那里坐下不动了。“刺呀，不刺吗？……”这时，那个女人叫道。

“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必胜！”“对！”四个人回答。

“鬼子，你们才应该埋葬在这个洞里！……”“对！”

一瞬间，我打了一个冷战，腋下滴滴答答流着冷汗。

再也不能等了。“刺！”新兵被推出去了。“啊……”惨叫伴同听不懂的声音，响彻松林。眼看着那些身体被扎成蜂窝，鲜红的血顺着脚渗进了大地。坂下露出满足的笑容看着。他突然紧紧吊起嘴角，刷地抽出军刀，对准女人下腹刺去。鲜血染红了周围，松树哗哗地响着，枯叶像被敲打似的落了下来。这个女人是张子良队长的夫人。为了让丈夫神出鬼没地进行游击工作，她留在村里，详细调查日本兵的暴行，向丈夫报告。农民们明里暗里保护着夫人，为祖国而斗争。我把这五个中国人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村民们的斗争并不因此而停止。我们在这个村子一件东西也没抢到。在激烈的游击战空隙，春天仍旧是菜花开放，6月插秧，秋天保卫收获。村民们对日本兵怀着仇恨进行斗争，他们的生产热情是任何力量也压不住的。

啊！此后13年，即使青年们的肉体腐烂，成为白骨，但他们坚信祖国胜利——这种精神、语言，却是不能夺走和践踏的。“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必胜！”“鬼子！”“你们进入坟墓的时刻必然到来！”这样的声音响彻全中国。

暴露自己，反省过去

抚顺管理所当局教导我们要发现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就是这个手记。那是怎样的内容呢？记不清楚，不就是还没有想彻底认罪吗？那是自己的耻辱。当时能做到那种程度，肯定是拼命致力于自我改造的结果。

还有关于用真名实姓是否适宜的问题。当然，对笔者的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文中人物的名字，太郎改写成二郎，我想读者是不会知道的。

如果本人自觉，那就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的体验来看，那是很难做到的。索性把自己干的事用别人的名字隐瞒起来，似乎这样就放心了，对自己的行为也就能够反省了。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因为暴露了是自己干的而勃然大怒，那不就连反省的余地也没有了吗？这一点请研究。

——江先光

大忏悔之十七——新谷幸太郎的忏悔：

我像疯狗似的

忏 悔 录

“畜生，都是因为你说不说八路的事情，中队长才这么拿人撒气。”我生气地骂着，把枪倒提着，骑在女人身上。“就是这样也不屈服吗？”我的手颤抖的一瞬间，嗤的一声棉衣撕破了。噗嗤，像扎到皮球上的感触，刀尖摇动着，鲜血和白色的液体顺着刀尖落在褪了色的蔚蓝色棉衣胸前。接着，从右边的乳房也流出来白色的液体。

新谷幸太郎(分队长)

“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拆。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

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11月22日的傍晚，天气阴沉沉的。

在贴着“本部”条子的一家院子前面，满地流着的水已经冻成冰。这个院子里大约经常进行拷问，带血的白色贴身汗衫和黑色裤子的破碎布条，以及被抓掉的黑头发，冻结在一起。到处都不见人影，然而却可以看到硬把人拖走的痕迹，这条痕迹横穿过马路，一直通向张开大口的古井。道路旁边也是处处都可看到沾上尘土的黑色血块。“在这儿也打人！”我心里嘟囔着，大口喘着气往中队长室跑去。尽管是过午时分，却显得很阴暗，冷风从低矮的屋顶吹了过来，路边的茅草小屋的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简直像是在后面追我似的。

“那个女人，是多么固执的家伙。”穿着中国人服装的中队长大西富雄，刚一坐在红漆椅子上，就闪着阴险的眼光喊道：“吉村军曹，曹翻译！”与平常不同，心神不定的大西喘着粗气，像野兽似的眼睛非常混浊。

“嗨。”吉村有意吧嗒吧嗒拍着装地图的皮包，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拿出大的照片，放在大西面前。

“中队长，那个女人的确是杨国夫的地下工作人员……”刚说到这里，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吉村就低下了头。接着，他又张口说道：“总之，那个女人用普通办法是很难对付的……”

“到今天为止已经三天没给她东西吃了，可是那个组织还是不知道，她怎么也不肯如实招供。”

“是呀，一个男人拿着手枪，那个女人也一定有手枪……”曹翻译窝火地向堆放农具的小屋瞪着眼。值班士兵战战兢兢地把茶一放到桌子上就逃也似的回自己屋子去了。

“中队长，她又挺着不动弹了。”我提着

跳上女人的身体



这两个藏在青纱帐里的中国农民难逃厄运。

折断的棍棒在大西前面直立着说道。

“什么？还挺着不动？”

“是，那个混蛋。‘你们该投降啦！’她傲慢无礼地对皇军胡扯着……照例吊在树上……”

我的话还没说完，大西就大喊起来：“混蛋！不从那个家伙嘴里说出杨国夫的下落，还能从谁嘴里说出呀？”他咬着残忍的嘴唇，气得直哆嗦。我原想会得到夸奖，现在害怕得缩起头来：

“嗨。那，那家伙，因为已经泼上冷水了，还，能动弹吧。”我结结巴巴地拼命辩解。

“吉村军曹，把那个女人再带出来！”大西咣咣敲着桌子大声喊道。

“喂，新谷兵长！”吉村对我用眼神示意后，朝放农具的小杂屋走去。

“喂，快走！”我从拘留室把那女人拉出来，一边用枪托捣着，一边叫着。安静走着的女人，脚步令我非常生气。我举起松松的粗绳怒喊着

“快走”，啪啪打她的肩膀催逼着。但是不管怎么打和催促，女人照旧用刚才的步子慢慢走着，来到大西面前突然站住，转过身来，仍然沉默着，安静地抬起头来。在蔚蓝色衣服的胸前，已经没有一颗纽扣了，用细布条把领子系上，从脖子到胸口的白色肌肤变成通红色露了出来，从右颊到脖子浮现出漆黑的粗粗鞭痕，脸色非常憔悴，但是极为清澈的眼睛死死盯着大西，一动也不动。

“干什么用眼睛这么看着？”大西大约是被她的眼睛看得为难，转过脸来看屋顶上面，使劲地抽着香烟。

“好厉害的女人！”我和吉村面面相觑，不知不觉地牢牢紧握着手榴弹。但是，我和大西所以把脸转过去，并不是因为有人类那种担心和同情的美德。对于大西和我来说，只不过是动物站在人前的一瞬间发生的本能反应而已。正因为是这样，就越来越疯狂地想使这个女人

招供，梦想立功。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要使这个女人成为归顺的发泄兽欲的对象。

“喂，八路，你也有丈夫和孩子吧？只要说出杨国夫的下落，立刻就让你回去……怎么，不答复吗？”大西探出身来，露出卑鄙的笑容追问着。

“喂，为什么不说话？”面对女人那过分冷静的态度，我焦躁地挥起了棍棒。

“新谷，别忙！”大西离开座位，走近女人前面说道，“哦，你是八路密探，这件事已经清楚了，是傍晚那个男人招供的。你对杨国夫的情况很清楚……哼哼，怎么样？”大西想起什么似的，转到女人背后，让吉村把绳子解开。“好，说吧，杨国夫在哪儿？”大西执拗地追问这个女人。她眼睛闪着沉毅的光亮，嘴唇微微地颤抖，但是一转眼，又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恢复了冷静。

“到底是中队长，有高招儿……”我心里正佩服，但是一回头看那女人就失望了。在拿着刺刀的五名官兵前面，女人什么也不说，一动也不动。

“喂，杨国夫上哪儿去啦？”

“畜生，连这个你都不说吗？”

大西和吉村的声音越来越严厉、激烈，像要把这个薄暮中的院子掀翻似的。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女人这激烈言辞使我恼怒起来。

“畜生，你这个该死的！”我挥动的麻绳在空中响着，发疯似的照准女人背上胡乱抽打下去。

“呜！”女人身体左右弯曲，东倒西歪地往前倾斜，但是忍住痛苦，又把脚站住了。

“新谷，拷问得不够！”大西疯狂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嗡嗡响着。

“喂，杨国夫去哪儿啦？”吉村的泥靴踢到了女人腰上。踢中了她的要害，随着痛苦的呻吟声音，女人往前摔倒了。

“就是这样也不说吗？”我抓住摔倒在地的女人的头发，使劲拉了起来。女人的脸已肿胀得发紫，那个清澈漆黑的瞳仁刺射着我，照例

一言不发地昏迷过去。

“泼上冷水，扔进小杂屋里去！”大西一说完，就恶狠狠地走开了。

第二天，十几名士兵的冰冷刺刀，像日本店铺门口那样，围成了马蹄形。士兵们一边不时向上偷看中队长的脸，一边把刺刀指向坐在铺路石上的两个中国人的胸口。那个35岁左右的男人，昨天被烧红的火筷子从嘴角到下巴烫得已经化脓，很难张口了。但是，粗大的腿和肩膀上的肌肉似乎能消除他全身的痛苦。他目光炯炯，被解开了几天来用绳子绑着的手，拳头像石头似的坚硬，紧握着腰带。隔着一块铺路石的柱子背后坐着女人，在她前面，大西和曹翻译不住地说着什么。两个俘虏，大约都是在夜里才缓过气来。女人把抓乱了头发在后面扎了一个圆髻，褪了色的蔚蓝色衣服破烂不堪，飞出了棉花，只是脖领不知什么时候收拾的，扣得整整齐齐的。

“多么目中无人的家伙！明明知道三次该死而没死的。”我推开士兵，把头探了进去。越是拷问，女人和男人越表现出沉着的神态，骄傲自负得实在令人生气。大西从高一层的铺路石上跳了下来，粗野地堵在了女人前面。

“喂，昨晚一夜慢慢考虑清楚了吧？杨国夫上哪儿去了？”女人和男人什么也不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用满怀激情的眼睛，穿过房子的顶棚，冲破云层，凝视着广阔清澈的蔚蓝天空。在那里，没有死的恐怖，什么也没有。

“畜生，还装聋做哑。”大西把杨国夫将军的照片拿了出来，摆在女人面前说道，“喂喂，这个男人上哪儿去啦？你知道这个男人吧？”

“不知道！”尖锐的声音反进回来。

“什么？不知道？明明是八路的密探，能够不知道八路的事情吗？”大西对曹翻译吼着。

“这个男人也一样！”“啪、啪”发出沉闷声响的皮鞭雨点般地在他们的脸上、肩膀上抽了下来。大西在女人和男人的周围来来去去喊叫着，嘴里飞溅着泡沫。不论挨到多少飞来的鞭子和辱骂，女人和男人完全像巨石般纹丝不动。

“哼，畜生，这个娘们，到哪儿都反对皇军吗？”气得发昏的大西，踉踉跄跄地把军刀从鞘里拔了出来。

带着寒光的军刀在女人头上高高抡起，大西偷看男人的脸色。“畜生，不说吗？”大西恼恨地大叫着，这次往男人头上挥起了刀。

“喂，把那个女人的脸往上抬！”大西对吉村大喊道。

“喂，把脸抬起来！”吉村一绕到女人后面就抓住她的头发猛力拉着。令人可怕的刀光闪了一下。四天前不幸被捕，现在，在克服同样痛苦的男人的脖颈上，大西抡起刀正要砍下去。女人的脸连续使劲向上，黑色的头发刷地长长垂在背上，一霎时女人的视线紧紧握着拳头的男人的视线恰巧相遇。女人轻轻闭上了眼睛。

“活该！”

“要坦白，还来得及。”

“喂，不说吗？”远远围着的士兵从旁边大喊着。

“鬼子！”女人安静地睁开眼睛，瞪了大西一眼，然后转向曹翻译，用冷静的语气和曹翻译说着什么。

变了脸色的大西慌了神，把刀刚一收到刀鞘里就催问曹道：“喂，曹，曹翻译，她说什么？”大西大约是在头脑里描绘着杨国夫的下落和手枪堆积如山的情景吧，在匆忙中甚至浮现出卑鄙下流的笑容。“喂，快说！”大西对曹的回答等待不耐烦地催问着。

“是，是。”曹对大西后面的话大约是害怕了，战战兢兢地说道：

“她说，鬼子，你们，尽管你们能够用刀砍头，但已经不能用枪杀了吧？”

“她说什么？畜生，说是不能用枪杀了吗？这个八路……”大西勃然大怒，气愤得把刀鞘弄得哗哗响着。“因为弹药已经补给不上，各部队极力禁止使用子弹，对敌必须用肉搏或拼刺刀的战术！”师团好几次传达下的指令，女人已经完全知道。大西气得连连跺脚，已经不能拔刀了，乱喊着：“枪，用枪，枪毙！吉村，吉村！”

这样，大西知道从她嘴里已经不能了解到

什么了，就命令拉到大田里杀掉。在女人前面七八米，35岁左右的男人拖着腿慢慢走着。女人在他后面，用好像没事似的和平常一样的步伐，一步步倔强地走着。对于三天没有睡觉并受到拷问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两个人的脚步稳稳地紧踏着大地。

“喂，快点走！”我见他们步子越走越慢，怕被中国人愚弄而焦虑不安。

“喂，快走！”田原大喊着。我越着急，女人就越加缓慢了。我想，这是沉默的反抗。“如果不高明地把他们杀掉，在新兵面前多难看。不，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队长的脸色……要是让他们逃跑了……不，不会有那样的事。他们那样的身体跑得掉吗？”我是受过四次教育的新兵，成了兵长，下个月将会当上下士官……“畜生，即使为了让新兵看看我的胆量，也要……”我重新使劲握住了枪。

前面的男人今天比平时更慢，已经走到前面10米。离他大约5米的女人安静地慢慢跟在后面，通过一所房子，走到面临大田的邻家院子前，女人的脚步越来越慢了。

“畜生，快走！”我比以前更加粗野地大喊着。男人在前面走到15米左右，稍一停步就安静地回过头。女人也安静地站下了。一瞬间女人和男人的视线像触电似的闪了一下。

“这个混蛋，快走！”

“怕死吗？”我和田原恶狠狠地骂着。后面的士兵们重复同样的话，叫骂着。男人和女人又走了起来。女人定睛注视男人拖着的腿，比刚才慢得更多，一步步紧踏大地。

来到庭院当中，大约在20米前面，有一堵和邻家房屋相连用的快要倒的高粱秆篱笆，看不到对面，只敞开着一米左右宽的入口，透过柳树可以一闪一闪地看到大田。男人刚一到达篱笆，女人便突然站了下来。一转眼，我跪下一条腿，从后面准备好用枪射击的姿势，瞄准了女人。男人已经要通过篱笆。“快走！”我仍旧用射击的姿势拼命喊着。女人好像没事似的，又安静地走了起来。在我迅速站起的一瞬间，女人尖利的喊声冲破了天空。

“你快逃吧!”女人使出全身力气,掩护男人身体似的跑了起来。

“畜生,逃得了吗?”我越过篱笆的时候,男人大约离我30米,在田野中跑着。“畜生!”我不顾一切地扣动了扳机。“唉,那个女人让男人逃跑啦!”后面的士兵吧嗒吧嗒地追上来,在篱笆上把枪捅了出来。砰!砰!嗖!嗖!枪声从后面漫过我的耳朵。在前面二三十米远跑着的两个人的脚下,黄色的生烟一阵阵冒了上来,枪弹噗嗤噗嗤地射进了土里,完全是战斗开始的样子了。

轰!随着沉闷的炸裂声音,我站了起来。从远处可以看到,前面像是有两条黑影重叠倒了下去。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们从四面八方拥到一处。等明白倒下来的只是女人以后,田原就横穿过我的前面,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边朝田野中堆起来的十几个圆圆的坟堆跑去。

“这个该死的!”我看到被射穿肩膀的女人紧抓住田埂想要起来,便用泥靴踢她的背。“不要命的!”见这个女人到临死还要反抗,我心里嘟囔着举起了枪。

“新谷,新谷!”田原异样的声音从30米远的坟地里飞来。我不顾一切地从田里跑了过来。“畜生,逃跑了!”田原探着苍白的脸,指着深深的濠沟里面。这是个有七八米深的沟,挖得笔直,从坟地后面横断大田,好像通向西边村落。如果跳进里面就很难上来,那个男人滑下去的痕迹,好像刚用笤帚扫了一下似的清楚地显露着,但是这里面看不见一个人。

“畜生!”我咬牙切齿,和田原在堤上到处跑着。这个大沟,纵横通着几条交通沟,分辨不出方向。

“那个女的也好像逃跑了。”正在这时,西边的村落里传来手榴弹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轰隆!这好像是人们希望的信号,响了起来。

我和田原对望了一下,逃跑似的从田里回来,士兵们都跑向吵吵嚷嚷的场院。大约又把女人到处拖着吧,场院里到处是黑红色的血

点。虽然没看到女人的身体在哪儿,但是从稻草堆中时时传出急促的呼吸声音。田原粗野地闯到了包围草堆的十几名士兵前面,命令他们搬走稻草。

“喂,田原,还活着吗?该死的坏家伙!”我越是生气,就越想看看这个不知死的女人。“愚蠢的家伙,让那个男人跑了,也不知自己要被杀死。与其如此,还不如说出杨国夫的住处……只要说了,就会被中队长宠爱……”在我的头脑里,不由得闪现出野兽般的好奇。在三年的军队生活里,我也杀过12个中国人,但是把女人在眼前这样杀害,还是第一次。我想着在期满旅行见闻材料(是日本军人服役期满所辑录的各处杀害中国人方法的手记)里印象最深的杀人方法,用色鬼似的眼睛向田原露出满意的微笑。

“喂,田原,刺乳房吗?”我在枪端插上刺刀说道。

“嗯,那才有意思。”田原探出像猪似的胖脸点头同意了。十几个士兵吵嚷的声音停住了,周围变得寂静无声。

“喂,干什么呢?”

“杀一个女人也围上那么一群人吗?”

“新谷,田原,干什么呢?”

从公路那边传来大西的嘶哑声音。

“是,是,队长,这个女人还没死呢……”

“混蛋!”这个声音突然打断我那慌忙中说的话,在我的耳朵里嗡嗡响着。

“畜生,都是因为你说不说八路的事情,中队长才这么拿人撒气。”我生气地骂着,把枪倒提着,骑在女人身上。“就是这样也不屈服吗?”我的手颤抖的一瞬间,嗤的一声棉衣撕破了。噗嗤,像扎到皮球上的感触,刀尖摇动着,鲜血和白色的液体顺着刀尖落在褪了色的蔚蓝色棉衣胸前。接着,从右边的乳房也流出来白色的液体。

“新谷,这次我来!”田原从旁边也噗嗤噗嗤刺着女人的乳房。女人头上沾着的稻草剧烈地摇动,身体左右弯曲,把稻草都摇了下去。女人满是血污的脸紧紧对着想要再刺的我。

“啊，畜生，还不死吗？”

“喂，你们看什么？混蛋！”我对不想动手的士兵们大声喝骂着。士兵们慌忙把枪重新拿好，准备射击。

“你，哆嗦什么！”田原把犹豫不定的新兵硬拉了出来。

“你，刺这家伙的肚子！”他把新兵猛推过去。

“是，是！”新兵发抖的声音刚一停，随着沙沙的稻草声音，刺刀便扎进了女人的腹部。

“怎么啦？弯下腰来，剜肚子！”田原继续叫骂着。

“呜！”气息奄奄的女人，呻吟刚中断，又大口喘起气来。鲜血从女人腹部涌流，浸透棉衣，顺着身体染红了稻草。

“这个畜生，还不死吗？”我像疯狗似的跳上了女人的身体。

女人好几次推开脸上挂着的稻草，使出全身力气用左手撑着地，想要抬起身来。她炯炯闪光的眼睛像要杀人似的死死盯住准备继续刺的我和田原。

“畜生，你想反抗到最后吗？开枪啦！”我和

田原忍住腿的哆嗦，使足力气，用枪向女人胸口连续猛捅过去。女人的嘴角微微动了动，安静地张开了嘴：“我是八路军，要杀快杀！”

“什么？叫杀？”在端着枪的田原大喊的同时，当的一声，子弹在女人胸口炸裂了。我冲昏了头脑，发疯似的喊叫，不管女人的什么部位，用刺刀乱扎着。“喂，这样还不死吗？畜生，这样也……”我身上沾满血，越发想要女人的血，猛扑上去。

“鬼子，要杀快杀，就算你们把我杀掉，但是再要杀害中国人就不可能了！”她身体靠着成捆的稻草，挥动着拳头，清楚地说完了，便安详地用眼看着庭院的柳树。轻轻哆嗦着的女人，嘴唇逐渐紧闭起来。她还像是没有有什么事似的，静静闭上美丽而清澈的黑色瞳孔。

她在日军面前毅然叫喊的话，我感到渗进了这个村落的土地，传播到田野，分散到四方，扩展到全中国。风呼的吹了过来，拂动着柳梢。那句话像她所爱的柳树根一样，不屈地、生机勃勃地生长着。不久，娇翠欲滴的柳林将包围全中国，带来春的气息。

日军随意抓捕中国农民



忏 悔 录

听到这悲痛已极的哭嚎，中川和金森也象两只饿狼一样，抑制不住心头涌起的强烈的兽欲，在跃跃欲试。最后轮到的山原，再也忍不住被屋内那个少女一次次受到这几个兽兵强奸、蹂躏的喊声所激起的性欲，他的恼怒无处发泄，顺手抄起了佐野的步枪，瞄准正在水田里吃着草的一头小牛，“叭”的一声枪响。顿时，从水牛的肚子里流出一串松松垮垮的血红血红的肠子。

山原良(兵长)

将高粱杆捅进 强奸少女后又 阴部

大忏悔之十八
——山原良的忏悔

白发老人，在这个有石墙围成的农家院子里，他一边流着泪，一边整理着被糟踏的破烂不堪的衣服、农具。

“老不死的！在这儿偷偷摸摸地干什么？！”

说着一手提起老人的衣领就照他身上狠狠地踢去。

“哎呀！”这个老人惨叫了一声，就连滚带爬地向前跌倒了两三步远，他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一双带铃铛的小孩子的鞋。他那双粗大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哼！都像你这个穷样，战争很快就能打胜！”

山原一边骂道，一边又朝老人的腰踢去，还朝他脸上“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和山原一年入伍的士兵金森从另一个老百姓家里跑出来对山原说道：

“你净找这些破烂货，还不快找些更值钱的东西！要不等回去时可就太亏了！”

正当这时，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的红胡子军曹谷川过来喊道：

“喂，山原！如果你发现了军粮的话，要一个不剩地给我统统扛到外边的道上去！”

“这家伙！谷川够混的，从早晨就开始四下找女人，眼睛都急红了。却要我去挑粮食。”

山原唠叨着，一边把一个茶壶朝地上狠狠地摔去。

“喂，山原！你先去找女人吧！”金森的两眼兴奋地闪着淫光对山原说道。

1943年11月末，第39师团第233联队第3大队侵入了湖北省五峰县刘家畔。当时，我所在的第3机关枪中队，住宿在刘家畔河边的七八幢民房中。

这个村子旁边的大风口山的北侧，不时地响起十分激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声音从昨天夜里就一直袭扰着这个村子。从刘家畔方向燃起的焚烧村庄的滚滚黑烟，象恶魔一样向周围的村庄蔓延着。

我们这些被汗水和硝烟熏黑了脸的士兵，为了抢夺财物和寻找女人都急红了眼睛，我们每到一地，就把老百姓的家包围起来。我们来到一户农家，人都跑了，只发现了一个高个子



战争让女人走开，女人却总是最遭殃。

“是啊！这一带无论哪家老百姓都跑到山里去了……而且，值钱一点的东西也都藏到山里去了。”

说完，两个人闯进一家藏着大麦的一间土窖。他们还没有扛完，就踩着满山的甘薯地上山了。

突然，他们听到了从山腰中的一处民房里传出一个女孩子样的尖叫声。“找到了！”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兽欲般的淫笑，飞也似地朝那哭喊声奔去。

待他们跑到了那处民房时，看到了外号“毛虫”的佐野和外号“瘦鬼”的中川，正在拼命地拽着一个十四五岁左右的少女的手腕向外拉着。

“啊！看，在那儿！”

山原和金森情不自禁地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这个小妞真不赖呀！”一边大声斥骂着的佐野和中川，压抑不住兴奋地喘息，还在用力地拉扯着那个少女。

“不要！不要！”这个拼尽全身力气反抗着的少女弱小的肩膀，被这两个恶魔的手紧紧地抓住，不停地抽搐着。

“嗨！真是个好姑娘呀！”

被这情景燃起兽欲的山原淫荡地笑着。

拉下了脸的谷川说道：

“嗯，这个姑娘的确不错呀！”

他一边说着，想用他那沾满了污垢的发红的胡子去磨蹭这个少女的脸。色迷迷地把双眼都眯成了一道缝的山原也说道：

“喂，金森，你这家伙从昨天不就盼着这件事嘛！”

他一边说着，一边不怀好意地露着淫光，拍了拍少女的头：

“喂，小姑娘，几岁了？”

这个少女已经完全泄气地扭过了身子，她咬紧牙关，用力把头朝下低去。凌乱的乌发在雪白的脖子上随着身体的震动也不停地颤抖着。

佐野生气地骂道：

“这个小妞儿还真犟。一点也不安份呀！”

然后他一边从咧着的嘴里不停地喷着唾沫一边朝这个少女的背后踢去。

瘦得象虾一样的中川朝这个少女吼道：

“把头抬起来！”

一边用他那双沾满了血腥的手捧住少女的脖子使劲向上一提。这个少女“哎呀”一声，不知低声又骂了几句什么，拼命地摇了摇她那双纤细的手，激烈地摇了摇头，从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可以看闪烁着愤怒的火焰，她紧